

# 叙事学视角下博物馆的媒介优势

刘佳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视角可发现博物馆及其展览所独有的媒介优势。作为信息社会众多信息传播媒介中的一种,博物馆要在公众对信息媒介的选择中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确立和发挥自身优势,使信息接收与建构的效果得到最大优化。

**关键词:**媒介 结构主义 叙事学 博物馆展览

**中图分类号:**K26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电子技术与网络媒体的发展,现代社会已进入混媒介和信息时代,人们在从外界获取信息和建构知识时,面对的是多种多样的信息载体和传播途径。而担负着人类文化信息的传承与传播任务的博物馆,如今也成为了人们寻求信息时所需要选择的众多媒介中的一种。如何在过剩的信息和众多的媒介中,将受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使人们走进博物馆,成了博物馆所面对的一大问题。为了发掘和发挥博物馆及其展览陈列的独特优势,确认和提升博物馆的媒介竞争力,本文试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视角对之进行探讨。

一 信息时代中众多信息传播媒介竞争下的博物馆竞争力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载体和媒介,今天的博物馆面临的是来自各种媒介的竞争压力——传统线性阅读的书籍、报刊,直观生动娱乐的电影电视,方便即时快捷的通讯网络与数字信息库……随着影像技术的成熟和电子媒介及网络的普及,如今人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获得过去许多曾为博物馆所专属的文化信息,甚至选择不获得——如果还有其他含量丰富而且更为便捷的信息可供选择。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博物馆不像书本报刊那样占据着人们最传统普遍的阅读观念,也不像电视电影那样随时以最直观而夺人耳目的姿态侵入人们的生活,又不具有网络检索那样快捷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的途径。要让人们离开家门走进博物馆,除了要让他们面对自己所要获得信息

的不确定性,所处环境的非娱乐性,还要对抗在大量的肢体运动中获得信息而带来的“博物馆疲劳”。

然而在媒介竞争中具有如此多“劣势”的博物馆,仍然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观众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成为社会文化形象的代表,自然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具有且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传播信息的媒介角度来分析,博物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博物馆的“存在感”。博物馆展品的实物,与博物馆展览所提供的稳定而有规划的空间,赋予博物馆所传播的信息以货真价实的存在感和可被多次认知的持久性。实物与空间逻辑性的结合,使这些信息增加了可信度和权威性。比起从书本和网络上获得的图文信息,人们更愿意为自己所能亲眼确定的真实而来到博物馆,并在博物馆所提供的安全而稳定的空间中接受信息,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这种建构被他们确认是真实有效的。

其二是博物馆的“文化性”。长久以来,在社会职责的分配上,博物馆被认为是一种行使教育职能的机构和场所。而且因为博物馆教育的非强制性,体现了博物馆受众对寻求文化信息的主动。因此参观博物馆的行为被赋予了文化性的身份,比起被动地、功利性地满足生存需要,人们来到博物馆是为了主动完成一种文化内涵的建构,吸取前人的智慧经验丰富自我,追求比物质享受更高层

收稿日期 2009-10-20

作者简介 刘佳莹(1984-),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次的精神满足。

第三是博物馆的“娱乐性”。虽然博物馆并不被认为是一种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场所,但在当今社会快节奏且高要求的生活标准中,获取信息过程中心理上的需求也逐渐受到关注。因此博物馆在信息传播上的人文关怀被更多地发掘出来——多种媒介的综合运用、丰富多元的信息表达方式使信息的理解和意义建构更加轻松自如。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博物馆可以理性与感性并重,引起观众的认同感和参与欲望,回应了观众的心理需求。

在提出和分析博物馆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如何对这些特点和优势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和系统上的优化,以确立和提高博物馆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竞争力,这里将尝试引入一个叙事理论的视角。

## 二 叙事理论的来源与内涵、延伸与应用

叙事学,又称结构主义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首次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托多洛夫于1969年提出。现代叙事分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普罗普对故事结构的研究。叙事学的产生初期是一种对文学中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而现代叙事学理论是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双重影响的结果。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和把握事物,特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这种研究思路对叙事学的产生起了重大影响。通过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对文学的探索,叙事理论的内涵与范围得以延伸。而经过现代的发展,叙事的含义已不再是古典叙事理论所单指的文字文本,而是涉及了符号、故事、方法、传播、诠释、接收的整体描述与信息展现,是一个与传播内容、方法及过程相关和动态化的概念。

今天,运用叙事理论的领域包括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将叙事视为人类一种重要的、基本的传播行为,神话、小说、历史、新闻、影视、戏剧、广告等各种真实或虚构相关的再现形式,都涉及叙事理论的研究。例如在历史哲学领域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将视点从历史认识论转移到历史著作的话语结构分析,将历史叙述视为认识历史的媒介。而叙事学理论在影视叙事方面的研究应用更是进一步拉近了叙事学与现代传播媒介研究之间的关系。研究学者认为,叙事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行为,它的基本功能

就是传播故事。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或各种媒介信息中都有叙事成分,而叙事学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从各种叙事模式中去了解人际传播的意义。研究者可以借助叙事理论去观察和解释传播活动,并加深传播研究对于传播者、文本、受众互动的探索指向。

现代叙事理论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意义能够使人发掘出研究对象中存在的某种更高层次的关系或秩序。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它同样为信息传播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传播行为可以被视为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某种修辞媒介所进行的沟通及互动行为。”<sup>[1]</sup>博物馆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其中作为最主要的博物馆信息传播方式的展览陈列亦可以被这种叙事学的理论所解读。

## 三 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视角下解读博物馆的媒介优势——以展览陈列为对象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展览陈列是博物馆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而展览陈列所具有的“文本”特征也具有叙事学元素的倾向。虽没有引入正式的理论模式,但博物馆中的展览陈列特别是主题性陈列已经有意无意地应用叙事作为一种布展手法。贝德诺在《博物馆展览:过去与未来》中提到:“许多主题型展览都有一个基本的叙事线索,这使观众获得更丰富的体验。一个故事可以将所有展品或所有可感受到的展览因素联结和联系起来,这比以一个简单的主题涵括全部展品要有力得多。”<sup>[2]</sup>而日本博物馆学界对世界博物馆展览设计划分中的“系统化展览”<sup>[3]</sup>,即在了解展品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信息结构而组合成展览脚本的设计方式,也体现了叙事学的结构主义倾向。虽尚未形成系统的表现手法,但很多历史类、主题类展览陈列在总体结构或者细节的设置上都体现了叙事理论的优势。承接上文,下文将着重分析如何通过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导入展览陈列的研究中以实现博物馆特征和优势的解读及优化。

物与空间的逻辑性结合是博物馆信息传播媒介的基本构成,也是博物馆展览的基本特征。而物——即展览中的展品与空间的关系,则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化构成。结构主义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语言学理论中,提出了一种二元的符号系统。他认为符号是一个微型的自足结构,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能指即“符号具”,它是符号的形式,表现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的声

音、图像或物体等,既可以是具体的实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文字或图案,它的作用是指向它自身之外的某种意义;所指即“符号义”,它是符号所代表的对象,指向被联想的事物,是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一个事物是否构成符号,关键看它是否具有指向它自身之外的特定意义(所指)的能力。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系统使它成为一种认识和表现人类文化的工具,而能够将抽象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现象直观化地象征和表现出来,正是人赋予符号的特殊能力。叙事理论与符号意义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则是“隐喻”和“转喻”;隐喻是用本体(能指)来比喻其在文字或习惯上难以比喻的客体或行动(所指),含有所指与能指的互换或转代;而转喻则是以客体的某个特征来表示其整体,其意义依附于符号,能够使物质客体表达出抽象的概念。在展览陈列这一文化表现的整体中,展品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含义的客观存在,本身就体现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构关系,以一种客观的真实隐喻了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所带来的意义;同时以自身的代表性转喻了一种经典的象征,展品的组合又实现了这种隐喻的结构性特征。这种符号组合中隐喻和转喻的使用进一步表达出展品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意指,即揭示出比符号的外在现实意义更深一层次的意义——文化观念。

由此可见,一件或一组展品的价值在于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背景,正是这种文化背景内涵赋予了展品信息一种真实感和直观性。而其展品信息的最大化是在一个逻辑性的结构中实现的,正如符号之于它所隶属的文化系统。这种逻辑性的结构正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中所关注的一切叙事行为所必须具有的高层次的秩序,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具体表现即是展览的逻辑——展品的空间组合与展线构成。

叙事理论中,一个完整的叙事是一系列事件的整体,当展览以一个叙事的方式进行时,展品就成为了一系列完整叙事结构中的一个事件元素,展品的个体意义就成为被规划了的群体意义中的一部分。展览的逻辑具体体现在时间与空间的有序交错。与叙事一样,展览构建出两种时间维度:一个是陈列所表现出的展览内容的时代背景,一个是属于被展线走向所掌握的观众自己的时间,展览叙述者通过这种能指的时间维度将展览中的事件元素与现实结合起来,使观众体会到不属于

现实的那个时代的存在感。在历史类展览陈列中,时间是常用的第一逻辑线,按照时间推进来讲述历史,可形成一条纵向长轴,所传达的信息沿轴分布,清晰可见。例如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馆的常设展览中,将展览分为“参战准备1950年10月~1951年9月”、“轮番参战1951年9月~1952年6月”、“加打一番1952年6月~1953年7月”、“丰功伟绩1950年12月~1953年7月”这样几个部分,在标题中即明晰地标出历史的时间轴,志愿军空军的阶段历史活动被划分在时间的区段里,一目了然。而依照这种能指的时间维度,展览叙述者所再现的展览空间是随着“故事情节”的时间次序出现的,而非实际发生的时间。而对展览空间的选择和使用,也是根据展览者固有的逻辑框架而设定。例如在“参战准备”一章里,从朝鲜战争开始到志愿军动员参战几个区块依照的是历史时间的推进;而在“轮番参战”一章中,展览则分别从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等各方面军的参战同时展开,逐一叙述。这种叙事性的构建,正是根据故事创作的原则提供一种更加开放的逻辑,从而使观众感受到参观的意义和展览所传达的信息内涵。结构主义注重共性的研究,即现象世界中能被观察的结构,所以当叙事者运用人为的符号系统再现社会意识、生活与各种传播行为时,作品中必然集结着社会的共有意识。其内在结构所展示的内容,正是叙事者与观众的共享经验。这种经验在再现距离现代人心理和生活甚为遥远的历史时,这种共享经验就格外重要。如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中,陈列展示了大量当时普通犹太人居民平和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履历、生活照片、日用品、日记本等等,相似的切入点引起强烈的共鸣,参观者被带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体验当时的生活,体验纳粹的崛起,体验战争以及战后发生的事。正是这种共享经验,将展览叙述者和观众的时空观念连接在一起,令观众体会到了展览文本所提供的客观真实性,使展览的逻辑能被观众所理解,从而顺利完成所获信息的意义建构。

而在这种展览的叙事逻辑能被观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博物馆展览的媒介价值就得到了实现。“博物馆展览都是文本,而且是根据其自己的修辞进行构建的,这一修辞与所有修辞一样,是为了说服观众们,使他们相信他们所看到和阅读的是重要的、美好的,抑或是真实的。”<sup>[4]</sup>当观众在观看展览的过程中,对其中叙事结构中的立场产生同化感和代入感,那么受众与展览文本就产生



了互动,而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建构也得以顺利进行。这种互动的产生要基于展览叙述者对观众心理定势的把握。在叙事和创作的过程中,叙事者与接收者之间潜藏着一种“编码—解码系统”,这种系统的编码规则是根据接收者来确定的。展览作为一种展览者的叙述文本,展览语言的承载和组合也需按照一定规则,而这个规则就是观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也就是说,展览的主题、展品选择和展览形式都受到这个观众规则的制约。而对观众心理定势的理解和把握能够使展览的叙事结构更加符合这个编码规则,从而使文本与受众间的沟通成立。例如在吉林省博物院的“东北人民抗日歌谣展”中,用史实来充实诗歌文本的抽象,使文学性的符号拥有了立体的事件背景,使历史的故事性通过诗歌这种艺术性的方式表达,既赋予了文学时代意义,又增强了历史的可视性。展品符号的能指的客观,时空构建的场景的真实,以及文本叙述中的共享经验都是能够激发观众的代入感与参与感的关键,成为展览叙事的一部分所带来的归属感使观众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博物馆作为一种信息媒介的最终目的和独特的价值,则是实现一种整合有序的文化信息产出——知识的建构。对博物馆的需要体现了人们对高层次文化素养的需求,他们来到博物馆所寻求的是一种富于文化内涵的社会交流方式和一种易于被吸收采纳的信息结构。结构主义叙事学框架下所体现的高于一切的秩序和对事件意义的追求为博物馆和博物馆展览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发展方向——具有意义的不仅是符号元素,而叙事本身就具有内容,物的内涵所指在合理有序的

文化逻辑中得到恰当的空间表达。叙事行为对文化经验的积累和人类记忆的塑造在展览中的体现赋予博物馆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文化深度,而观众对展览结构的理解和认同有益于他们推导出搜集、整合和分析归纳信息的方法,被整合提炼过的有效的信息使由信息的获取向知识的建构转变成可能,从而实现新知识的建构。

信息时代的媒介变革使人们接受文化信息的方式从阅读线性文本转向观看图像作品,而快节奏大信息量的生活方式使追求视听快感的审美趣味逐渐超越了追求深度和内涵的审美取向。作为文化信息的传播媒介,为了确保在混媒介时代多种信息传播媒介中的独立和地位,博物馆试图做到感性和理性两者兼顾,在直观地产生视觉快感的同时注重文化意蕴的深度,满足感官需求的同时揭示历史内涵。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框架中,叙事行为的直观性和感染力满足了博物馆媒介对文化信息的感性表达,而结构主义的逻辑性维护了博物馆媒介对理性与秩序的深层次追求,博物馆的媒介优势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1]郝朴宁、李丽芳:《影像叙事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2][美]简·贝德诺、爱德华·贝德诺著,宋向光译:《博物馆展览:过去与未来》,《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5期。

[3]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4][英]罗杰·希尔弗斯通:《博物馆是一种媒介:时间与空间中的物与逻辑》,[英]罗杰·迈尔斯、劳拉·扎瓦拉:《面向未来的博物馆——欧洲的新视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 Media Advantage of Museum in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LIU Jia-yi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unique media advantage of museum and its exhibitions may be brought to light based on the study from the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As one kind of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edia in the modern society, museum should know how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its own advantages to optimize the information re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so as to win a place in the public.

Key words: media; structuralism; narratology; museum exhibition